

《诗漫注》

俗心蠢动

心猿遭火败，木母被魔擒。

这是唐僧自己的属性，他的心猿被心火烧败、他的木母被心魔所擒。

为何他落入了魔的陷阱？乃是因为俗心蠢动。如何做到俗心不蠢动？作者说得透彻，

善恶一时忘念，荣枯都不关心。

晦明隐现任浮沉，随分饥餐渴饮。

神静湛然常寂，昏冥便有魔侵。

五行蹭蹬破禅林，风动必然寒凜。

善恶一时忘念，什么意思呀？那就是说不再去想要为善、还是要去为恶。天哪！不去想为恶，都已经够好了，怎么连为善都不要去想了呢？这不是善恶不分了嘛！那还说你们修行人是做什么好人？骗人啊。

不为善，难道就是要冷冰冰吗、就是要冷酷无情了吗？可是您想了没有，这冷冰冰、冷酷无情，是恶嘛！你所想的不想为善，可是正是为恶呢。并不是这句话所说的善恶忘念、善恶两忘。

一般人所认为的忘善、绝对的都是守恶。脱离人世间的善的观念，有两个方向，之前我曾经说过，只有两个方向。人们所说的忘善是守恶，这还是人世间的恶，还是人世间层面的事情。如果是有意的守恶，那是往人世间层面之下的层面去的恶，那是更纯粹的恶、也是更低级的恶。这个方向，自然是善越来越稀薄、越来越少。那另一个方向呢？就是往上，往上的层面去追求的。

往上的层面，也是一个要脱离人世间为善为恶的观念的，但是这种脱离，不是抛弃，是一种超脱出来的、脱离情感层面的，也就是说，是提纯出来的。提纯是通过过滤抛弃掉杂质成分达致的提纯。那杂质是什么？是人世间的情感、欲望、自私、等等在上界看来污浊、无用的东西。

上界的善，在人世间层面看来，是感觉更干净的，还是觉得是善。到了上界，在上界层面，人家不叫善，换了名词、也更换了内容内涵，因为他们没有我们下界的杂质了，几乎等于是新的化学元素了一样。修行的过程，就是提纯的过程。魔障是提纯所必经的处理过程。魔障就是自身的杂质，去除魔障就是放弃掉、焚毁掉自身杂质的事儿。

所以有朋友觉得我的意思，看上去是一会儿说要去人性，一会儿又要强调人性如何重要，看上去自相矛盾。我的

意思一直都比较明确的，这是不同层面的事情，矛、盾，不在同一个层面上，形不成矛盾关系呀。

就像这红孩儿，他的来源，正是三藏这个肉身里面的大脑呢。

回銮古道幽还静，风月也听玄鹤弄。
白云透出满川光，流水过桥仙意兴。
猿啸鸟啼花木奇，藤萝石蹬芝兰胜。
苍摇崖壑散烟霞，翠染松篁招彩凤。
远列巅峰似插屏，山朝涧绕真仙洞。
昆仑地脉发来龙，有分有缘方受用。

任何名山，必通昆仑，地脉所出口的地段，就是仙气萦绕的好地方、也是修行的好场所。这些地方所孕育的，都是好东西。红孩儿所在的号山、火云洞，直通唐僧脑

袋里面的昆仑山，并且跟唐僧身躯中的地脉直接相连。红孩儿手下的小妖，即是诸般杂思邪念。红孩儿和小妖们加起来混合成的整体形像，就是唐三藏下界的精进思想和焦躁思想混合体的整体形像。

谁是主，谁是宾？从小说中表面看，当然是唐僧是路过的客，红孩儿是守株待兔的主。实际上则是反的，唐僧是主、真正的主，红孩儿是宾、是一方之王、是主下之王。所以第四十回中小说也说得清楚，他红孩儿是唐僧的“客邪”。诗云：客邪得志空欢喜，毕竟还从正处消。

虽然红孩儿是牛魔王和罗刹女的细佬，但是他跟唐僧的体系关系更主要。既然红孩儿跟唐僧有如此渊源，作为还是妖怪的红孩儿，能跟张天师张道陵攀附上关系，也就不足为奇了吧。

后来红孩儿做了善财童子，他无攻杀之能，怎么能说是善财呢。财不是金吗？让他这样火气四射的神仙来主管，是怎么个道理呢……这个不容易想通。是呀，开始连孙

悟空都看不懂菩萨的安排，咱们自然就不容易明白为何菩萨对红孩儿如此安排了。

看不到修道层面知识的人，一定会对三藏的彬彬有礼感到敬佩，他忍辱，宁可自己吃亏，也不会去伤害任何一个生灵，哪怕是妖怪。他喜欢表面行为的涵养，做事情都尽量保持温文尔雅的做派。不见到人家的人，他从来不擅入别人家里。见到人家的人，他则非常客气非常客气，很给别人体面。

当然，很多人，包括我，常常对他的善有余、而眼光低俗感到憋气。这就是表面，我们能够意识到，善，面对不同层面的东西，在不同的层面上，衡量的准则是不一样的。

善的一面如此，恶的一面更是如此，在不同层面上，恶的思念，也会变得你想象不到的可怕。是啊，我说的就是唐三藏的躁热情绪、游浮不定的心态。

你看他，一路上，每每的想要快点到西天，经常是对自己还这么慢悠悠的进程感到烦躁、迷茫，现在的他，已经是到了这种地步，他甚至已经把修行放到第二位，把到达西天当作第一目标了。

同时，他还要照顾自己的善心，每次遇到落难人士的时候，他都不肯放过行善的机会。为了行善，他也不考虑自己的状况和处境，以及是否有行善的能力。所以，只要有落难者出现，他都要行善。同时，为了不耽误自己的早日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大事儿，他则把自己揽过来的行善业务，一概抛给孙悟空落实。这样，既得了行善的美名，又免了行善的苦行。的确就像大话西游里面唱的：西经我取，黑锅你背。

所以，这关节上，他们遇到红孩儿，实在是命中注定的，只要他修行，就一定会在这种节骨眼儿上遇到。什么节骨眼儿？就是那种淤滞淹留的过程中，孕育出来日益炽盛的躁热轻浮之情绪的时候。

思求进取，不是躁热轻狂，唐三藏尚不懂得这一点，但是菩萨绝对知道。所以，遇到红孩儿实在是注定的。不管他进哪一门修行，都是必须要面对这个考验的。正所谓“未炼婴儿邪火胜。”

红孩儿并无攻杀之能，可是红孩儿的后台不是他的三昧真火，也不是他的妖怪老爹李刚，这股烟熏火燎的邪气，最大的后台在中央，就是这个看上去白白胖胖的大好人：皇帝的御弟。就是他发出来的这股熏天的乌烟瘴气，其臭气之大，能把孙悟空给熏得半死，让沙和尚和猪八戒也搞不掂。其实，是三藏搞不掂自己了，驾驭不了自己修行中滋生的魔障，反而被魔障所驾驭。就像一个蹩脚的足球运动员，让我们这些观众，分不清了到底是他在玩球，还是球在玩他。

猪八戒要去南海拜访观音菩萨求救，结果他发现红孩儿这里的山峰，高得连他这个天蓬元帅都飞不过去。别说

老猪飞不过去，连红孩儿自己也飞不过去。为何说这山高得他们都飞不过去？小说怎么说的了？

小说如此说：“却说那妖王久居于此，俱是熟游之地。他晓得那条路上南海去近，那条去远。他从那近路上，一驾云头，赶过了八戒。”如果真的是山不是很高，这一跳到天空，那还不是一马平川的想飞哪儿去飞哪儿去？红孩儿也用不着抄什么近路了。如果老猪能飞得高过山头，那他也不需要设计什么行走路线了。

其实小说老早就说了：高不高，顶上接青霄；深不深，涧中如地府。……山后有千万丈挟魂灵台……

你要说这山高吧，可是在孙大圣的脚下，简直就是土疙瘩、石头包一样，“好大圣，说话间躲离了沙僧，纵筋斗云，径投南海。”在孙大圣的脚下，简直是没有山没有峰。

脱离了尘世的修行之婴孩，如果不注入神性，则自然就是被魔性所驾驭。这魔性并非天然的婴孩自带的，却是因为唐三藏试图用他已有的尘世之人性去注入，这人性中，杂质斑驳，在尘世中看上去很好也的确很好，可是到了上面，里面的杂质，却浮现出一个又一个可怕的魔鬼的面孔。

至于这躁热情绪，是唐僧表面的安静、内心深处的不安静给憋出来的。小说中说得明白“道德高隆魔障高，禅机本静静生妖。”他的静，是有杂质的静，杂质也是硬邦邦的好像是钢铁一样，可是杂质是不能熔炼升华的、也不能粘合的，不能对成型的钢块贡献任何功用。

对于三藏修行中的问题，由于孙悟空也出现了不该有的情绪，其实孙悟空自己也陷入了迷局。这时候，平日里两个看上去蔫蔫儿的没见识的家伙，却表现出来了他们令人尊敬的睿智来。

孙大圣按照他的想当然，认为红孩儿会认自己这个亲戚。孙大圣想不到的是，这个红孩儿其实就是个不知伦理纲常的浑球小霸王，并且还是个满脑子扭曲观念、满腔怒火、一心要报复社会的红色愤青。

面如傅粉三分白，唇若涂朱一表才。

鬓挽青云欺靛染，眉分新月似刀裁。

战裙巧绣盘龙凤，形比哪吒更富胎。

双手绰枪威凛冽，祥光护体出门来。

唢声响若春雷吼，暴眼明如掣电乖。

要识此魔真姓氏，名扬千古唤红孩。

结果呢，孙悟空因此而吃足了苦头。倒是在人情的世态炎凉上，沙和尚、猪八戒都比他清醒多了。眼看孙猴子信心满满的样子，沙和尚无奈的笑了：“哥啊，常言道

三年不上门，当亲也不亲哩。你与他相别五六百年，又不曾往还杯酒，又没有个节礼相邀，他那里与你认甚么亲耶……”老孙这当儿傲慢得很，哪里听得进去沙和尚的冷言。本来就是一门远亲，这孙悟空偏偏要强攀托大，结果呢孙悟空的热脸皮、贴上了一块红烙铁。

孙悟空脸丢了、战败了，还被没有义气落跑的猪八戒讪笑：“哥啊，你被那妖精说着了，果然不达时务。古人云：‘识得时务者，呼为俊杰。’那妖精不与你亲，你强要认亲；既与你赌斗，放出那般无情的火来，又不走，还要与他恋战哩！”说起来，其实老沙和老猪，事先都知道孙悟空一定会碰大钉子的。

当钻到了牛角尖里面的老孙两眼一抹黑的时候，沙和尚又一次表现出来他的睿智，当孙悟空猪八戒在那里忙着斗嘴的时候，沙和尚倚着松根，笑得駸了。原来他想到了相生相克的理、可以搞掂红孩儿。

孙悟空的武功高了，智商却低了。老沙老猪的武功不济了，智商这时候就很平衡的高了上去。

从小说中，早就点出来了，这一关中的沙和尚，是心里面雪亮的。就早在唐三藏被红孩儿骗倒、孙悟空背着红孩儿落单的时候，小说中写了一首诗，点到了沙和尚、白龙马他们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什么也不能说，也不能流露出来：“意马不言怀爱欲，黄婆无语自忧焦。”

（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绘图 陈惠冠）